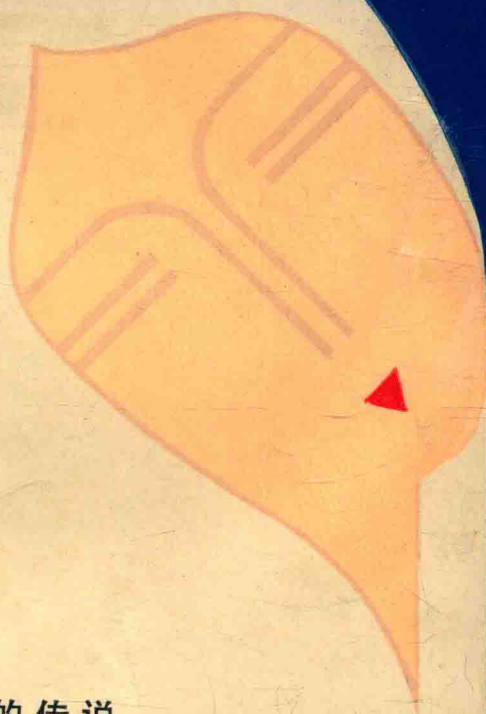


莫愁女的传说



- 莫愁女的传说
- 香 榧 赞
- 贞 娘
- 复 婚

戏剧界



THEATRICAL CIRCLES



贞 娘 (八场戏曲)	王业霖 (1)
香榧赞 (七场歌剧)	福根 士能 永濂 树声 硕夫 (21)
莫愁女的传说 (六场歌剧)	洪 友 (46)
复 婚 (小戏曲)	姚远牧 (67)
贺老三卖蛋 (小戏曲)	张修福 (76)
商业局长 (小话剧)	徐家桢 (84)
巧存礼金 (小戏曲)	祝季高 (94)
难说的心事 (小戏曲)	饶霄云 (102)
瞎操心 (小戏曲)	吴效朋 (110)
疯僧戏秦桧 (小戏曲)	汪广润 (119)
永溪桥畔 (小戏曲)	晓 农 (126)

本辑责任编辑 董 成
封面设计 孙民纪

· 八场戏曲 ·



王业霖

人 物 李之仪 北宋著名词人，官拜枢密院编修。

胡淑修 李之仪妻。

成 实 蔡京府里的老虞候。

胡 开 开封府尹，李之仪的表兄。

蔡 京 北宋后期奸相。

第一场 设 谋

〔幕启：灯渐亮，八个盛妆靓服的姑娘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伴唱〕

江南风流，江北风流，
都道是悲欢离合，
有几个天长地久？
悠悠——都化作水流花谢，
芳迹几曾留！
怎比得，
坚贞欺冰雪，

肝胆照千秋，
生生死死拆不开的
燕侣莺俦。

〔众衙役上，众舞女惊下。〕

众衙役 太师驾到。

〔蔡京怒冲冲上。成实侍立左右。〕

蔡 京 好恼人也！开封府尹胡开哪里？

〔胡开急急上。〕

胡 开 卑职参见太师。太师召唤下官，

不知有何吩咐？

蔡京 老夫在东华门内，见到前任相国范纯仁临终时的奏章，他居心叵测，竟敢勾结一百另二人联名上书先皇，辱骂当今万岁，真是罪大恶极。

胡开 哦？有这等事么？

蔡京 原本奏章在此。

〔胡开接过奏章细阅，心绪极不宁静。〕

胡开 (唱)眼见得党锢祸，起萧墙，

又是一番雪上加霜。

可怜我提心吊胆，

进退两傍徨。

若不是为了这顶乌纱冠，

老鼠何苦钻风箱？

此中甘苦此中味，

也只得自酿自尝。

蔡京 胡大人，老夫已将此事，奏与万岁知道。龙颜大怒，发下圣旨，将此案交你查勘。

胡开 (背)这奏章上墨色尚新，分明是有人点窜修改，莫不是他——
(指蔡京)待我问个明白。太师，但不知这奏章付本现在何处？

蔡京 (恍然大悟)呀，我倒大意了。尚有这奏章付本，险些被他抓住把

柄。胡大人，万岁交付下来，即是如此，你无须多问。

胡开 这……范志相国……

蔡京 你是范老相国的门生，有这一点师生之情，也是人伦之常。你可知道：是老夫不念旧恶，在万岁面前保举与你，要你将功赎罪——哼，你可要珍重自己的锦绣前程哇！

胡开 (陪笑)太师，只是那范老相国已死，这段公案不知是如何了结？

蔡京 斩草除根。查出那撰稿人，一网打尽。

胡开 这撰稿人是……

蔡京 枢密院编修李之仪。

胡开 啊呀，是李之仪么？

蔡京 不错，正是他。

胡开 (迟疑地)下官……

蔡京 (满面杀气地)怎么样？

胡开 (畏葸地打躬告辞)遵命就是。
〔胡开忧心忡忡地下。〕

蔡京 成虞侯。

成实 在。

蔡京 你与我暗中查访那奏章付本，切莫让它落到奸人的手中。

成实 是。

——幕落

第二场 惊 变

〔幕启：李之仪的书斋，陈设雅致。他由汴京回沧州探亲，立在画桌旁，看其妻胡淑修作画。〕

胡淑修 (唱)夜风吹，穿庭韩，

暂将闲情写山水，
胜似画双眉。

李之仪 (唱)山石危，贞松翠，
万里长江走轻雷，

一片孤帆归。

胡淑修 (唱)你文似长江东流水,
我心如白帆逐浪飞,
风流永相随。

李之仪 (唱)渡过了官海浮沉般般险,
更珍惜红袖添香淡淡媚,
归来取安慰。

胡淑修 官人, 官场上的那些恨事, 你想
他作甚? 来, 来, 与我题画吧!

李之仪 也好, 免得坏了夫人今晚的清
兴。

(李之仪略一思索, 奋笔疾书。

胡淑修 (念)我住江之头,
君住江之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
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
此恨何时已?
但得君心似我心,
定不负相思意。

官人, 你用的是离骚笔法, 莫非
寄言美人芳草, 悼念恩相先师?

李之仪 夫人哪!

(唱)忧国忧民有谁知?

悼念先师寄相思。

此中意恐无人会,

化作寻常风月词。

范老相国归天, 尸骨未寒, 那蔡
京奸贼就兴风作浪了。只可叹我
李之仪乃是一介小小的编修, 心
有鲲鹏志, 手无回天力……

(家人急急忙忙地奔上。

家 人 老爷, 大事不好了, 表老爷带着
公差抓你来了。

李之仪 呀!



胡淑修 官人, 你
还是暂避
一时的
好。

李之仪 普天之下, 莫非
王土, 我
躲到哪里
去? 让他
们进来。

(胡开已
带众公差
破门而
入。

胡 开 将钦犯李
之仪拿
下。

(一根铁链锁住了李之仪。

胡淑修 (悲愤地)表兄, 官人他身犯何
罪?

胡 开 (展读公文)

“查 枢密院编修李之仪, 投靠
奸相范纯仁, 助纣为虐, 诽谤万
岁, 实属罪大恶极, 着令开封府
严加惩处。”(胡开卷起公文)
唉, 表弟, 我这也是身不由己
啊。(对众公差)你们先去歇
息, 让他收拾收拾再走。

(众公差下。

李之仪 表兄, 说我诽谤万岁, 罪证安
在?

胡 开 就是你帮范老相国起草的那份临
终奏章。

李之仪 好一个血口喷人的贼子! 表兄,
那满朝中难道就没有一个仗义直

言的么？

胡 开 别提啦，京城里，凡是和范老相国有关系的亲朋故旧，都抓起一百另二人了。现在，各位公卿大人躲都躲不及，还敢仗义直言么？再说，仗义直言，也得有个真凭实据呀！

李之仪 （沉思）蔡京老贼，你改得了奏章的正本，却改不了奏章的副本。

胡 开 难道奏章副本在你这儿？

李之仪 正是。

（唱）这奏章，正副两本

分两处来搁下：

一藏东华门，

一藏大臣家，

一样的盖玉玺，

一样的题花押，

万岁的御笔，

一样的有光华。

敢点窜

也只有蔡京他。

到头来，谁害怕？

自搬石头砸自家，

天理昭然，

一丝儿也不差。

娘子掌灯。表兄，请稍候片刻。

（下）

胡 开 请便。（自语）想不到我这表弟也还有点心机——你纵有这奏章副本又当如何呢？

〔李之仪夫妇复出。〕

李之仪 表兄！（跪拜，呈上奏章副本）

胡 开 这，这是从何处说起？

李之仪 表兄，我已是戴罪之人了。奏章副本在此，请你奏与万岁知道。

昭雪冤案，拜托表兄了。

胡 开 这——（接过奏章副本）这副本与那正本果然不同，这分明是那蔡京蓄意加害。也罢，我不如将那副本拿过来……，做官要圆通，善使八面风，脚踩两只船，进退好从容。（扶李之仪）起来，自家亲戚，岂可见外？到了京城，我相机行事便了。（将奏章副本揣入怀中）

李之仪 娘子保重，为夫去了。

胡淑修 官人哪！

（唱）手拉着冷冰冰的一条铁链，

数不尽的万语千言，

霎时间都到心间。

恨不能飞身到御史台前，

请出他明镜一方，

为官人昭雪平冤。

李之仪 （唱）人世间有几方明镜高悬？

早已是狼狈为奸，

网罗巧经营。

到如今，家仇国恨两绵绵，

空赢得，清泪涟涟。

胡淑修 （唱）莫道他一只黑手能遮天，

乾坤倒转，指日要回旋，

拚作了香消玉碎，

学一个共工氏，

头颅抛掷在不周山巅。

李之仪 （唱）可惜你女儿空怀男儿志，

女娲也难补这淆乱的天。

这世道艰险人心变，

你，你，你莫跟我，

披枷带锁受牵连，

琴瑟重调弦。

娘子保重！（下）

胡 开 表妹，别难过，一切都有我呢！

胡淑修 全仗表兄鼎力相助。

〔胡开下。胡淑修拾起桌上的画。〕

胡淑修 官人，不论你走到哪里，为妻也要追随左右，与你生死同心。

——幕 落

第三场 挡 驾

〔幕启：胡淑修步履踉跄地上。〕

胡淑修 〔唱〕山一程，水一程，

历尽了多少驿路风尘；

日黄昏，月黄昏，

抛不尽珠泪带血落纷纷。

弓鞋窄，走千村，

凤肩斜，膺重任，

罗衾虽薄耐霜冷，

痴心飞向汴梁城，

为夫君哪顾得

露浓苔滑荆棘深。

纾难家宜毁，

何用惜此身？

来此已是汴梁城了，待我休息片刻。

〔内喊：回——避——了——〕

〔胡开率众衙役上。〕

胡 开 今日朝房之内，太师与我言讲，他既往不究，保我的富贵荣华，真是谢天谢地！

〔胡淑修欲上前相认，被一衙役拦住。〕

一衙役 呔，你要作甚？

胡淑修 相烦公爷通报，就说是胡大人的表亲从沧州老家来了。

一衙役 你姓甚名谁？

胡淑修 鄙姓胡，贱字淑修。

一衙役 启禀大人，有一女子自称是大人

的官亲，前来相认。

胡 开 她姓甚名谁？

一衙役 她名叫胡淑修。

胡 开 啊呀，我的事刚刚有点转机，她就赶到汴梁来了。倘若太师知道，那，那便如何是好？——〔对衙役〕本府无有这门亲眷，让她去吧。

一衙役 是。〔转对胡淑修〕大人传下话来，冒认官亲，犯法犯禁，念你初犯，赶路去吧。

〔胡开率众欲下。〕

胡淑修 〔唱〕人情如纸番番薄，

世事如棋局局新，

昨日里他笑语温存，

今日里他抹脸无情，

到明日只怕要投石下井。

呀，如此官亲，

好叫人心如灰冷，

气愤填膺。

〔胡淑修抢上前去，挡住胡开的车驾。辕马一声长嘶，把胡开摔下马来。〕

胡淑修 冤枉哪！

胡 开 〔大怒〕什么人挡驾呼冤？

一衙役 就是刚才冒认官亲的女子。

胡 开 我那表妹胆略过人，见面之后，倘若较起真来，我便如何下场？

事到如今，也只好狠心了。

（向衙役）将她轰了下去。

（众衙役扑打胡淑修。

胡开（转念一想）唉呀，这事一旦张扬出去，老蔡京如何肯与我干休？也罢，不如将她请回府去，软禁起来……来人，把那民女与我带回府去。

众衙役是！

胡开记住，要请——

众衙役是！

（胡开下。

众衙役小娘子，老爷有请。

胡淑修请我么？

众衙役正是。适才奴才有眼不识泰山，请小娘子恕罪。

胡淑修倒也罢了。

（众人走圆场。胡淑修突然止步。

胡淑修不对，那胡开为何前倨而后恭呢？其中一定有诈。

众衙役（虎视眈眈地）走哇！

胡淑修奴家不去了。

众衙役不去了？

胡淑修不去了。

众衙役只怕由不得你了。

（胡淑修逃，众衙役追捕。

胡淑修（唱）都道是苍天有眼，

谁料也这样的附势趋炎！

为什么

好亲着变作了箕豆相煎？

为什么

人世同一条宽路也寻不见？

欺良善，护奸佞，

百姓们有口难言。

（成实上。

成实手把太师书，来在开封府。（见众衙役强拖胡淑修）这开封府前，居然还敢强抢民女，这成何体统？待我上前问个明白。

胡淑修公爷救我。

成实小娘子休怕。（对众衙役）青天白日，尔等如何这样地行凶？

一衙役休得啰唆。你是什么角色，敢来问我？

成实太师府里的虞候，你说问得问不得？

众衙役（连连赔笑）问得的，问得的。

成实你等好大狗胆，帝京禁下，开封府前，就敢强抢民女，这成何体统？

一衙役老公爷，奴才们是奉命行事！

胡淑修老公爷，求你大发慈悲，救民女一救。

成实大胆，分明是尔等胡作非为，却敢借口奉命行事。待我禀过太师，再与尔等算帐。

众衙役（乖巧地）唉呀，老公爷呀，奴才们下次不敢了。

成实既然如此，尔等去吧！

（众衙役下。

胡淑修老公爷，民女知恩图报，请问恩公尊姓大名。（拜）

成实施恩图报非君子，名姓问他作甚？（下）

（灯转暗。

胡淑修（四处寻觅）官人，官人，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

——幕落

第四场 拒 奸

(幕启：胡开府衙内的花厅，陈设富丽。

(成实，胡开分宾主上。

胡 开 成公爷请坐。

成 实 胡大人请坐。胡大人，太师要我转告，那李之仪乃是范纯仁死党，种种忤逆之事，他皆参与其间，此案重大，万万不可再拖延了。只要那李之仪能招出范纯仁的主谋，其他不予追究。(递上文书)

胡 开 (拆阅来信)啊，领教了。

(唱)蔡太师清河含威厉，

一字字，一句句，

绵里藏铁带杀机。

莫当我不知底！

悬案未决我有主意：

救几个忠臣良相，

满朝中人人吹嘘……

到头来功臣还是他李之仪。

剥不下蔡京的老虎皮，

羊肉未吃惹腥气，

这赔本的生意做不起……

倒不如劝顺了李之仪，

彼此都欢喜。

(对成实)那李之仪性格倔强，要是在大堂之上乱咬乱攀，太师面上也无有光彩。

成 实 依你之见呢？

胡 开 不如仗着公爷在此，你我一并劝说李之仪，让他归顺了太师，岂

不两全其美？

成 实 不错，这倒是个两全之策。

胡 开 来人。

(衙役带李之仪上。

李之仪 (唱)编修官变作了囚中徒，

都只为多读了圣贤书，

忽听得虎狼衙一声呼，

坦荡荡迈进了开封府。

(对胡开)表兄，监押至今，不审不问是何道理？

胡 开 表弟，这是太师府中的成虞侯，久仰你的文名，今日前来规劝与你，你切莫再辜负太师的一团美意啊！

成 实 相公，老夫久仰了——

(唱)一代文宗，

人人都知敬重。

蔡太师慧眼识英雄，

麾下有恩荣。

读书做官，

青云路路通，

全仗他一股东风——

岂能够莽撞、懵懂？

李之仪 (唱)读书人名节堪重，

不知道如何仰仗东风。

蔡京麾下恩荣，

闹哄哄，自有许多名公。

可叹我，双手空，

了无人血来进奉，

怎染得朱绂一品红？

朽木不可雕，

羹土安足用——

承蒙你老人家开通。

成实 李相公，切莫再意气用事了，你何苦替别人背黑锅呢？蔡太师仰慕你的才华，只要你招出主谋、元凶，他就既往不究。

李之仪 哈，我明白了。你们不过是要借我的口，说出范老相国的名子罢了。

成实 正是这般道理。表弟，你想通了。

李之仪 想通了：功名富贵唾手可得，只是那一百多位朝臣的性命也就要丧于我这诬陷之口了。

胡开 表弟，事到临头，先救自己的性命要紧。

李之仪 死到临头也要分一个黑白忠奸。来日大堂之上，我要叫人人知道，那蔡京是如何篡改奏章，欺君罔上。

成实 李相公，不可口出妄言。

李之仪 我李之仪乃是顶天立地的男子，岂能口出妄言？

成实 以何为证？

李之仪 奏章副本。

胡开 副本何在？

李之仪 表兄，你，你难道不知情么？

胡开 表弟，此事岂可戏言？愚兄是不知道什么正本、副本的呀！

李之仪（震怒）你，你——

成实 李相公，胡大人也是为了你好，切莫动怒，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

李之仪 为一己而贪生，不如无生。

成实 你呀，真是读书人的脾气。临行之时。太师要我传话与你。

李之仪 怎么讲？

成实 识时务者为俊杰。

李之仪 好了，也烦你传话与他。

成实 怎么讲？

李之仪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对胡）送我回监。

成实 难得，难得，想不到他一介书生，居然也能如此刚直，令人佩服！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象李之仪那样昂昂扬扬地做过人。对呀，死到临头，也要分个黑白忠奸。不然，这还叫人吗？胡大人，我告辞了。（下）

——幕落

第五场 卖 画

（幕启：这是一种酒楼兼妓院的地方。一位姑娘取下琵琶，拂拭，调弦。）

（伴唱）

繁华，繁华，

好一个汴京帝王家；

十万银龙吟箫管，

八千彩凤舞琼花，

薰香了杨柳月，

染红了鸳鸯瓦，

醉倒了胭脂马。

上什么朝？

坐什么衙？

琵琶声里卖年华。

〔胡淑修素服淡妆上。〕

胡淑修 (唱)怕只怕，

大宋天下，

要典卖在茶楼酒肆娼妓家。

来此京师，已有旬日。投亲不着，洗冤未成。眼见得囊内枯竭，没奈何卖画为生。

甲舞女 (向淑修)这里哪是你来得的？

乙舞女 太师即将驾到，快快回避了吧！

胡淑修 多谢了——果然是蔡京要到这里来，待我暂避一边。(隐)

〔蔡京着便装，率众虞侯上。〕

蔡京 (唱)茜纱窗下，

懒把公文圈画；

偷云窃雨，

悄悄来到这高唐峡，

自古风流属老成，

多白发，那怕啥？

正好插野草闲花！

〔众舞女上前：“给太师请安。”〕

蔡京 罢了。

成实 姑娘们，太师今晚高兴，要听那时新的小曲。

众舞女 是(随着音乐，翩然起舞)

(伴唱)

月儿月儿真个令人爱，

清辉彻底长长在，

碧团团，光皎皎，

照见我心怀；

愁的是云半掩，

恨的是雨还来，

怕的是不团圆，

急的是晴难买。

蔡京 好，好，老夫雄心不老，还是个多情的种子哇，怎么就说起“晴难买”哪？

〔众人哄笑，把盏劝酒，闹成一团。〕

〔蔡京一眼瞥见隐伏的胡淑修。〕

蔡京 那儿还藏着一个淡妆的美人呢！成虞侯，快把她请出来一道取乐。

〔成实奉命上前，两人见面，大惊。〕

成实 你？嗨，这是你来的地方么？

胡淑修 公爷，这，这便如何是好？

成实 你……快去拜见太师。

胡淑修 (唱)狭路上，见冤家，

羊儿落在虎口下，

忍着一团怒气，

放下心里害怕，

虚与委蛇应付他。

(伴唱)

他，他，他是一个

泥塑的金刚威势大，

中看不中打。

胡淑修 民女参见太师。

蔡京 来，来，与我筛酒把盏。

胡淑修 太师，民女是个卖画的，不会陪酒。

蔡京 你真是卖画的？

成实 太师，她是个卖画的，画得高雅。我知道太师您喜欢字画，就把她带来了。

蔡京 好得很，将你的画儿拿来我看。

〔胡淑修掏出袖中的山水图画，呈与蔡京。〕

蔡京 (铺画赏玩)呀，画得好。(转看题诗)“我住江之头，君住江

之尾……晋陵李之仪题”。你，你是李之仪的什么人？他如何能在你画上题诗？

胡淑修 太师，民女以卖画为生，总要请各地的文人雅士，为我题画，以广招徕。当今朝中名士苏东坡、黄山谷，都给我题过诗。就连太师您的一位昆仲、蔡君谟先生也为我题过画呢！

蔡京（警觉地）你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

胡淑修 民女贞娘，卖画为生，四海飘零，何以家为？

蔡京 既然如此，你就随我进府去画画。当今的万岁、娘娘都喜欢书画，有了你这样的女画师，日后也好和宫里多多地来往。

成实 唉呀，你这可真是天大的造化呀！还不快谢谢太师。

〔胡淑修痴立不语，众舞女围上，关切地注视着胡淑修。〕

（伴唱）

啊呀呀，叫奴家怎回答？

胡淑修（唱）救官人，脱枷锁，

如今全靠奴自家，

真心坚如铁，

白璧洁无瑕，

不怕老贼的淫威大。

（伴唱）

倒不如将计就计依了他，

托庇到太师衙，

来一个釜里藏身，

回弓射昏鸦。

——幕落

第六场 斗 贼

〔幕启：陈设典雅的画室。胡淑修正在作画。〕

胡淑修（握笔沉思）笔——哪！

（唱）往日里你为我纷披呈彩，

妻作画，夫磨墨，相依相谐，

到如今我自调血泪把墨儿

挨，

孤红一点为谁开？

倩何人，题佳句，抒胸怀？

官人今宵安在哉？

无语自徘徊。

〔天幕上色彩变幻，光斑跳跃，

转入幻境，李之仪风度翩翩地上。〕

〔胡淑修回首，猛地见到李之

仪。两人惊喜异常。〕

（伴唱）

猛抬头

乍相逢

真如梦？

分明是亲人的面容，

泪眼两朦胧。

李之仪 娘子。

胡淑修 官人，你如何能到此？

李之仪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那倩女尚能离魂，为什么为夫就不能追随娘子的左右呢？

胡淑修 官人，你吃苦了。

李之仪 娘子，为夫连累你了。

胡淑修 官人何出此言？你为国为民，矢志不移；我与你生死不渝，患难同心。“但得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伴唱）

我住江之头，
君住江之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
共饮一江水。
此水几时休？
此恨何时已？
但得君心似我心，
定不负相思意。

（两人怡然对舞。众舞女上，如拱北辰，应节踏歌。一霎时，莺歌流啖，燕舞轻盈。

〔灯转暗，幻觉消失。胡淑修如痴如醉地伫立着。

〔蔡京暗上，他骄矜地咳嗽，胡淑修惊觉。

胡淑修 太师，请坐。

蔡京 贞娘，恭喜你呀！

胡淑修 贞娘喜从何处来？

蔡京 昨日老夫进宫，把你的画送与太后陛下。太后欢喜异常，连连夸奖，少不得也褒奖了老夫几句。哈哈，网罗贤才，老夫是当仁不让的。

胡淑修 谢太师！

蔡京 明日乃是皇后的诞辰，你再与我精心地画上一幅，待我题上诗句，送进宫去，好教万岁欢喜。

胡淑修 遵命。

〔成实上。

成实 启禀太师，开封府尹胡开大人求

见。

〔胡淑修惊愕。

蔡京 胡开求见，所为何事？

成实 审理李之仪一案，如今已初见端倪了。

蔡京 奏章副本，可有下落么？

成实 正在查询。

蔡京 你叫他进来。

胡淑修 太师，贞娘理当回避一时。

蔡京 无须回避。

〔蔡京一作手势，成实向内喊：“请胡大人。”

〔胡开上，喜孜孜地抖露着手中的供状。

胡开 一段公案完了，报与太师知道。

〔胡淑修主动地上前招呼。

胡淑修 沧州贞娘给胡大人请安。

胡开 （大惊）你？你？（随即冷静）啊，

请了。（拜见蔡京）卑职参见太师

蔡京 胡大人，这位贞娘是我新近聘到的丹青妙手，技艺非凡。

胡开 （先发制人）太师，她，她，她是李之仪的——

胡淑修 （接过话头）同乡啊！胡大人，你与那李之仪不也是同乡么？

蔡京 （疑虑重重地望着胡开）哦？

〔胡开因惊恐而颤栗。

胡淑修 胡大人，你何必如此张皇？你我与那李之仪又不是亲戚，哪里就会牵连到大人您哪？再说，太师明察秋毫，也不会良莠不分的。

胡开 （放心地笑了）女画师取笑了。我又没有什么把柄落人之手，何惧之有？

蔡京 哈哈，讲得好，老夫明察秋毫。

胡大人，有什么事但讲不妨。

胡开 (背)她倒也乖巧。你既 not 点破，我也就不便张扬。胡淑修哪胡淑修，一任你巧舌如簧，我看你怎样地收场！太师容禀：

(唱)开封府提审李之仪，

问仔细；

大堂下几度血淋漓，

声威齐；

喊一声冤枉脱一层皮，

正刑律；

粉面郎变成了死公鸡，

有趣。

蔡京 (假惺惺地)这鲁莽了。结果如何？

胡开 (唱)他堂下不辨东与西，

已昏迷；

我堂上准备着纸和笔，

趁时机；

手把着手儿一路圈到底。

恰好似顺水快船出白帝，

一篙儿撑到江陵西。

(胡淑修悲愤交加，回身研墨掩啼痕。

蔡京 李之仪招出是范老相国的主谋么？

胡开 焉能不招？

蔡京 供状哪里？

胡开 筹办齐全。

蔡京 好，明日早朝，老夫就把这供状报与万岁御前，请万岁即刻批了，将这伙奸党立地正法。哈哈，痛快，痛快。

(胡开在袖筒里摸出供状，欲呈与蔡京。

成实 太师，这件事做得有点不妥。

蔡京 怎么讲？

成实 那奏章副本尚未查实——

蔡京 (喝断)住嘴，这里也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成实 (陪笑)太师，我是说这个案子尚未落在实处，就怕日后节外生枝，请太师三思。

(胡开转念一想，手停在袖筒里，迟疑不决。

蔡京 (怒喝)掌嘴。

成实 是，老奴该死！(成实自己打自己嘴巴)

(众人因慑服于蔡京的威势而静场。

胡淑修 (唱)急如星火，急如星火，

屠刀已在石上磨，

忠臣良将杀身祸，

谁人可为破网罗？

如此奈何？如此奈何？

细琢磨，细琢磨，

先稳住我那衣冠禽兽的表哥哥，

到如今也只有拖、拖、拖。

(胡淑修跪拜蔡京。

胡淑修 太师，成公爷年纪大了，有些颠倒，看在他多年效忠的份上，宽恕了吧！(蔡京不为之动)胡大人，成公爷是为了你才惹太师动气的呀，你难道能袖手旁观么？

胡开 太师，看在卑职的份上，饶了成公爷吧！(蔡京挥手)

(成实、胡淑修一道拜谢。

胡淑修 太师，您这一生气，反倒逼得我把送给皇后的画题给想出来了。

蔡京（情趣盎然）你画什么？

胡淑修 画一个萧御史巧赚兰亭图。

（唱）禅房里，青灯下，

辩才和尚披袈裟，

兰亭真迹手中拿，

惊动了金龙驾，

唐太宗，雅兴发，

御史潜到菩萨衙，

赚得了无价宝，

得一段风流话。

蔡京 不错，那唐太宗好的是王羲之的真迹，他派御史萧翼去辩才和尚那里去盗王羲之的真迹兰亭序，这段故事又高雅，又风趣。当今万岁也好书画，偷书、偷画，都是风雅，画好了万岁定然欢喜。

胡淑修 太师，胡大人，贞娘有一事请教。

蔡京 讲。

胡淑修（唱）盗兰亭，功劳大，

凌烟阁上无有他，

萧翼反被杀，

这情亏理又差。

胡开（不解地）萧翼被杀之事，不见经传，下官无以断言。

蔡京 胡大人，你也太拘泥了，以理度之，必然如此。那萧御史是奉太宗之命前去盗书的。兰亭到手，这三只手的偷儿要他何用？杀人灭口，这一段隐私也就无人知晓了。莫要说太宗，就是老夫，也只能如此行事。

胡淑修 还是太师说得清爽明白。胡大人，你可听见了。

胡开 在下听得明明白白。

胡淑修 太师，既要盗书，又要保命，其计安在？

蔡京 呀，这个……老夫倒未曾谋划。女画师，依你之见呢？

胡淑修 依贞娘之见么？那也只有拖。袖筒里盗来的东西万万不能早早地交与太宗皇帝，交得早，死得快，这就是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太师，你说是不是？

蔡京 正是，正是。女画师快人快语，一语中的，难得如此高才。

胡开（背）呀，到底是自家亲戚，幸亏她提醒于我。（从袖筒里摸出供状）这交出去，焉知他不会杀人灭口？如今中原逐鹿，不知鹿死谁手，我何不再观望一时。（将供状又送回袖中）太师，卑职聆听教诲，领悟了许多。那供状上尚有有一二不妥之处，待卑职回去，重新斟酌一二，再呈报上来。

蔡京 如此更好。

胡淑修 胡大人，后会有期。

〔胡开下。蔡京伸懒腰。〕

蔡京 忙了半日，老夫困倦了，无心赏画，且去小憩片刻。（下）

胡淑修 成公爷，你受委屈了。

成实（凄苦地摇头）寄人篱下，命该如此。

〔胡淑修上前把门栓好。〕

成实 贞娘，我也告辞了。

胡淑修 哪里去？

成实 前去开封府，再审那李之仪，查询奏章副本的下落。

胡淑修 成公爷，你去不得。

成 实 却是为何？

胡淑修 你此一去，我有一比。

成 实 比作什么？

胡淑修 比作那阎罗殿中点名的判官，幽冥路上追命的无常。

成 实 你，难道你就不怕我去告密么？

胡淑修 侧隐之心，人皆有之，想你满头白发，岂会再做那伤天害理之事？我一个无用的弱女子，你尚且能大发慈悲，何况是那满朝中一百另二位忠臣良将，你难道就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吗？

成 实 贞娘，我看你言谈举止，颇有心机，定有什么难言之隐，说出来，我兴许能薄尽绵力，相助于你。

胡淑修 公爷哪——

(唱)胡淑修本是侍郎之女，
知书识礼，进退有仪。

成 实 啊呀，原来是胡侍郎的千金，失敬了。难怪多才多艺。

胡淑修 (唱)我的夫文齐福不齐，
兴党狱讎铛入牢狱。

成 实 所为何事？

胡淑修 (唱)他本是老相国传灯子弟，
精忠报国，
两代人沆瀣一气。
谁料想贼蔡京把亲人诬陷——

成 实 嘘——(他谨慎地环顾四周)
(唱)太师府耳目多，
言语要留意。

事到如今，你作何打算哪？

胡淑修 (唱)见当朝，说仔细，
青红皂白从头提。

精卫填海终有日，

沉冤大白定有期。

成 实 只怕你势单力薄，渡不过这沉沉孽海。

胡淑修 (唱)倘若人间果真丧天理，
头颅不向寇仇低，
夫妻本是比翼鸟，
殉情殉理两相宜。
芳魂愿随夫君去，
丽质不教染污泥。
这一腔热血无所惜，
冰清玉洁谁敢欺？

成 实 这一番话可敬可畏，掷地有声。
你丈夫他姓甚名谁？

胡淑修 他——他

(唱)枢密院里编修吏，
金龟婿名叫李之仪。

成 实 原来你就是李之仪的妻子！

胡淑修 成公爷，官人如今怎样了？

成 实 这件公案棘手得很啦！太师手中有当年的奏章遗表，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胡淑修 (冷笑)那是被蔡京点窜修改过的伪证。

成 实 何以见得？

胡淑修 副本为凭。

成 实 副本现在何处？

胡淑修 (满腔怨愤)就在那衣冠禽兽的胡开的手中。

成 实 这就对了！难怪胡开是如此的嘴脸。贞娘，只要取出奏章副本，这件公案也就不攻自破了。

胡淑修 公爷，此事望你鼎力相助。(跪拜)

成 实 唉呀，起来，起来，也算是咱们

有缘份，我豁出去了——与其委
委曲曲地仰人鼻息，倒不如痛痛
快快地自作主张。来、来、来
……（成实与胡淑修耳语）掌灯

时分，我接你逃出太师府，前去
诤书。

胡淑修（大喜出望外）但凭公爷作主。

——幕落

第七场 诤 书

〔成实领胡淑修上。胡淑修青衫
小帽，作儒生打扮。〕

胡淑修（唱）樵楼上打三更，冷月无声，
御街上走来了，青衫小
帽——

我这改装的书生。

（伴唱）

乍穿这云头履，
金莲踩不稳，
高举步，慢整冠，
一样的潇洒斯文。

胡淑修（唱）成公爷，他为我，
把机关算准。
诤奏章，闯公门，
顾不得颠倒龙凤与乾坤，
做一番假假真真。

〔成实端详胡淑修的女扮男相。〕

成实 贞娘，你女扮男装，越发地显得
妩媚风流了。

胡淑修 公爷取笑了。

成实 哎哟，不好。

（唱）这碧玉的耳坠绿岑岑，

还充什么太师府里的办
案人？

〔胡淑修摘下耳坠。〕

胡淑修 要不是公爷提醒，险些坏了大事。

成实 今夜的诤书之计，全在那真真假

假之间。那胡开诡诈多变，我怕
的是那封假信——

胡淑修（掏出假信）公爷但请放心。

（唱）胡淑修，学字画，

从小临摹千百家，

肖容貌，题花押，

丝毫不差，

敢叫他当面不辨真共假。

诤道是老蔡京的横行、蟹
爬。

成实 贞娘，前面就是开封府了，你只
管大胆去吧。你我相约，以三更
为期。

胡淑修 奴家记住了。

成实 学生记住了。

胡淑修 是，学生记住了。

（两人分头下。）

〔二道幕开，胡开的书房。〕

胡开 太师府中归来，心中一片阴霾。
（掂着奏章副本）唉，你呀，真
是一个祸害！奏与万岁？参不倒
蔡京，我岂能逍遥自在？送与太
师？他心如狼豺，我岂不是自家
掘坑自家埋？烧了吧！不，淑修
一旦声张出去，这大逆不道的罪
名——九族株连要遭灾。留着
它？唉，这段公案怎了，眼前的